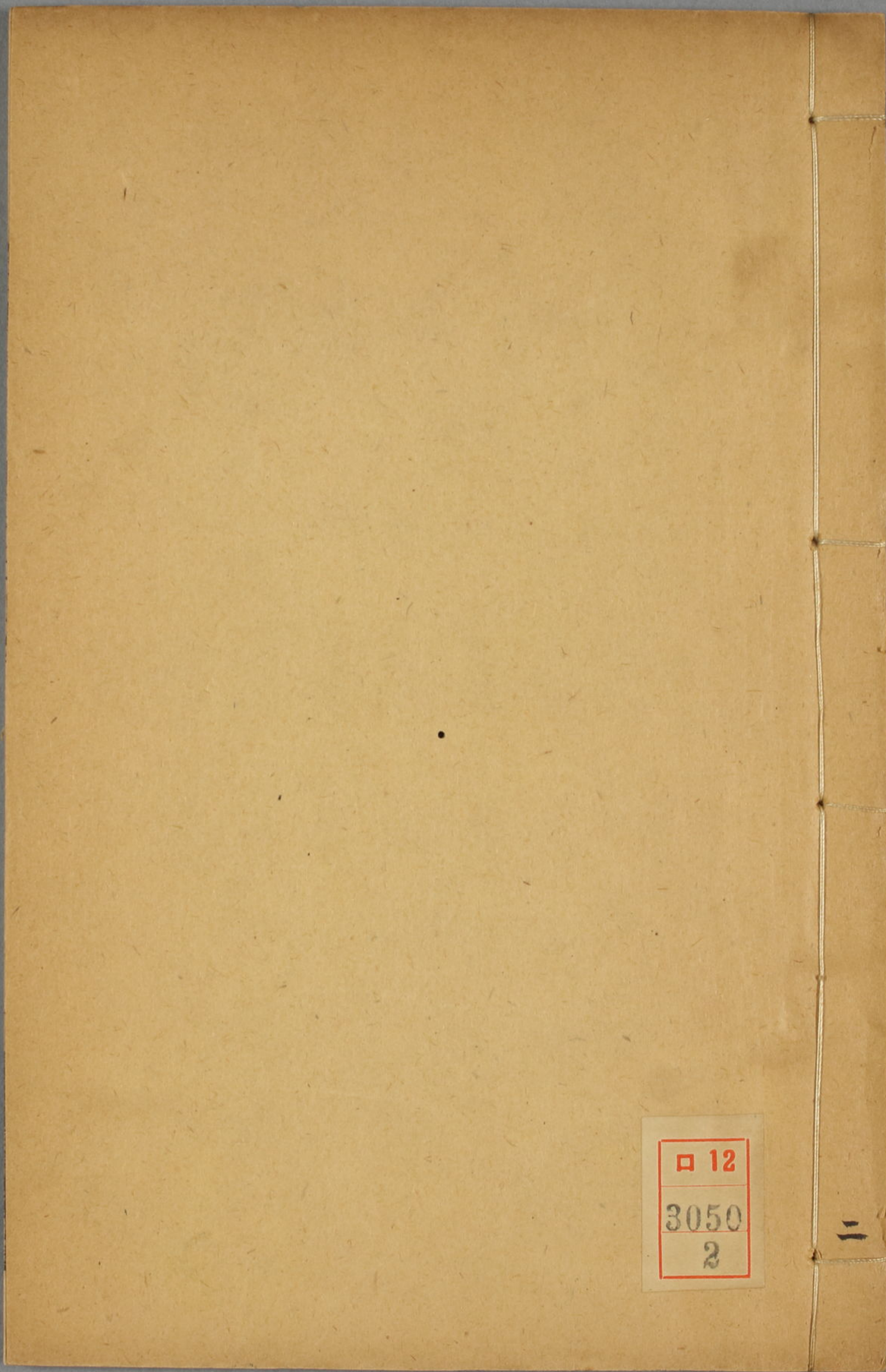




□ 12
3050
2





左傳事緯目錄

卷二

齊桓霸業

慶父之亂

晉獻滅虞虢

楚滅諸小國

晉驪姬之亂

衛文滅邢

宋襄圖霸

王子帶之亂

左傳事緯卷二

濟南馬驥宛斯編論

吳縣潘蔚偉如校訂

○齊桓霸業

莊公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戍于宋而還冬會于鄆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爲宋伐鄭鄭人聞之而侵宋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冬同盟于幽鄭成



也。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領氏工

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二十七年夏，同盟

于幽陳，鄭服也。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

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

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

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

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鬪御彊，鬪梧耿，之不比，

為旆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眾車人自純門及逵市，縣門

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

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

伐鄭，而處王宮，鬪射師諫，則執而桔之。秋，申公鬪班殺子

元，鬪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冬，遇于魯

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

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

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

仲也。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

侯。夏，遇于梁丘。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

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人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僖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咺伯。三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

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

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

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五年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

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

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

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素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行禮義。

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旣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

左傳事紀卷二
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十三年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楚敗

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畧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霸之名，何昉乎？傳載展禽有共工氏霸九有之言。然則霸之名，不已舊乎？或曰：「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標季，齊桓晉文之事乎？古者有伯而無霸，蓋於四方諸侯各建一長，謂之方伯。如唐虞之四岳，周之二伯，是也。自周衰而二伯之職廢，于是乎有霸之名焉。是霸之

興自衰周始也。雖然，昆吾氏不嘗霸于夏乎？大彭豷韋不嘗霸于商乎？三代皆有，又焉在其自衰周始也？國佐有言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白虎通亦曰：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則霸之名不自周起明矣。卽今言春秋之五霸，且有進吳王闔閭而黜宋襄者，以爲蔡侯無罪而羈楚，吳憂中國，是以進之。然不擒二毛，宋公亦嘗假仁義矣。方之勾吳，寧遂後乎？總之春秋止有兩霸耳，未可云五也。秦穆受甘言以縱鄭國，違黃髮而敗殽師，誅賢臣百里奚，而以子車氏爲殉，黃鳥之詩

是以作刺。宋襄不度德，量力慕虛名而得實禍，身死國辱，以爲天下笑。楚莊僭號凌上，憑威恃彊，觀兵而窺周鼎，倚怒而殘宋郊，易子析骸，厥禍亦巨。此三君者皆無翼戴天子之功，豈能與桓公比烈哉？考之昆吾大彭豷韋皆有羽翼夏殷之事，則并桓文而爲五，此至確之論也。齊桓公當東遷之後，起自危難，首起圖功，可謂偉矣。釁沐施于羈囚，連帥畫之都鄙，煮海通賈，國用富彊，衣裳兵車之會，大率尊天子而示信義，使有聖王在上，必且假以方伯之命，使之長帥諸侯，惜也。王紀不立，經營

徒勞桓之爲此亦極難爾故北杏肇績魯衛不至鄆幽
繼盟宋鄭懷疑迨三國存而大義始昭江黃服而蠻方
始懼至貫澤陽穀之會遠侯畢集矣桓公端委搢笏以
朝之盛之至也而或謂包茅責貢以來不聞南下之師
葵丘震矜九國以叛弦黃滅而中國不救功高志滿則
盛極而漸衰焉無他管仲死也故桓公中主也得管子
而名彰聖人所以不稱桓公而歸美管仲者爲其持大
體正名分兵力甲于天下必不敢教其君爲鄭人繻葛
之舉也至尊莫如王子定其位而覬覦絕於天下矣至

親莫如哀姜誅其罪而淫亂絕於諸侯矣侵伐不勞大
師盟會不煩小國功高來天王之寵猶凜天威而恐隕
越何規模之宏遠乎其後惟晉文猶能繼之豈三君所
敢望與

○○慶父之亂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
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
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
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

本傳事紀 卷二
觀秋丹桓公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二十八年。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閼。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于般。

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犂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犂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會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醢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犂。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閼公。閼公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姑。

落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傅奪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

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公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

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盧丘之戍將歸者也。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三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

小寢，卽安也。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葬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神于廟。文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二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秋八月丁卯，有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四年冬，成風薨。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賜召昭公來會葬，禮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隧，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噫，莊公竟忘讐乎？思姜氏誰之女也？齊襄之女也。襄嘗殺桓公矣，殺父者之女可娶乎？納幣親迎，行皆踰禮，丹楹刻桷，侈爲美觀，無非炫耀齊國，致恭婦人，是誠何心哉？宜齊風之目爲展我甥兮也。文姜死而魯國方靖，乃復娶其兄之女，其淫亂不減於文姜，不惟忘讐，且以興亂。彼莊公何如人乎？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有妻而不知恥，是鳥獸也。慶父與叔牙同母者也，季友與莊公同母者也。慶父久窺君位，叔牙助之，俄而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爲國滅親，不示顯戮，合於禮矣。叔牙死而慶

父失助。似亦可以知懼。乃哀姜宣淫。必欲立之。殺孟任之子般。不恤也。並殺其姊叔姜之子閔公。亦不恤也。內外交亂。比歲而弑二君。周公之祀不絕如綫矣。叔牙若在。又將何如也。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季友不入。魯國不定。齊桓公仗義而殺哀姜。僖公之立。天若啓之。卒能佐霸成功。爲魯國之令主。閔宮泮水之詩。是以作頌。邇其援立之功。非季子誰與歸乎。入春秋初。魯稱多事。桓公弑隱而不討。齊人殺桓而不讐。羽父驕逆。列爲世臣。文姜蕩亂。尊爲國母。咸謂宗國至此。其將殄乎。張公室而

一討逆賊。自季氏始。其世執政也。有自來矣。

○晉獻滅虞虢

年桓十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

虢公出奔虞。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旣而悔之。曰。周

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

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

虞公出奔共池。莊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侵晉。十二

年。晉人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

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二十九年樊皮叛王。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二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問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囂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

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閏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內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輪伐鄭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

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

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

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鵠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鵠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晉獻公之巧謀人國也。一舉而兩國滅焉。何其易也。前此晉嘗伐驪戎。伐皐落矣。又嘗滅耿。霍及魏矣。經皆不書。而獨書滅夏陽。晉實始見經。蓋重滅夏陽也。夏陽滅

而虢滅矣。虢天子之大臣也。虢公鄭伯。同爲王卿士。而王實私虢。定子頹之難。虢賞特隆。樊皮不臣。虢公討罪。凡周室之事。虢必與焉。晉滅虢。晉無天子矣。晉之爲侯也。虢公銜命以來。既而同朝于王。二國之初。蓋式相好。然而虞虢不舉。晉無以圖南方之諸侯也。虢復構怨。一歲再侵。晉虢之釁起。而獻公私喜矣。猶且深謀詳視。按兵不舉。數年之間。虢日以驕。于是丹朱降。莘蓐收。入夢妖祥。見而童謠作。天時人事。昭然可見。晉始寢而不寐。不覺技癢之無從也。虞公求寶劍於其弟。貪人無厭。晉

所素知苟息揖入一謀而兩國已在掌中宮之奇強諫
曾何足救迨虞公牽馬操璧而前晉之君臣相視莫逆
夫固已熟籌之矣虢公奔于京師天子不能致討齊桓
方會首止不敢過而問罪晉國之疆天方授之虞虢又
焉能支也哉

○○楚滅諸小國

以下文
王所滅

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
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
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

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
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隱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
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
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桓十七年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
人嘉之也莊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

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
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

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

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

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

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

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以下成
王所滅

僖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

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十一年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

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二十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

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

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以下穆
王所滅

文三年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

而還。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

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

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年五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變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楚自武王以來日以彊暴其滅人國也直取之爾文王嗣位始侵諸姬經猶書之曰荆至成王而書楚矣享年永久身歷二霸當齊桓公爲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

矣桓公不聽卒與之盟管仲死而楚人伐江滅黃齊果不能救也霸主尙在楚猶不逞況其後乎城濮一創驕銳稍折未幾而穆王弑立輒復薦食秦伯降服滅孫興嘆亦何能救楚始日有圖霸之志而北方之諸侯咸重足而莫敢側視矣入春秋來滅國之多無過于楚而滅國之易亦無過于楚幅圓廣則甲兵日盛中國之霸是以難也

○○○晉驪姬之亂

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

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

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閔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

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之比。三三

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二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

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龙服。遠其躬也。佩以

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閼之。虢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朝。受服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虢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虢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

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賓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

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年五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蔦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蔦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畏而感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

而賦曰狐裘虺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披乃徇曰披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九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

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

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人而能民，士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年十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于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其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

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平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歔。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眾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十一年。

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

役

十四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

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

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

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闞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王。

韓原之
敗慶鄭
爲之也
一死何
辭

戊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幣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

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

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三三之睽，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盬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上。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

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僇胥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

左傳事紀卷二
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

都。因晉敗也。十七年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二十二年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

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唐風采芣之篇刺信讒也曰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夫知爲讒而猶信者寡矣父子之親其天性也捧負提攜畏其不壽而謂信讒以殺之有是理哉嗟乎讒人亦多術

矣陽譽陰譖以深其謀歌笑流涕以堅其說久之而令父蹈不慈子蹈不孝始因亂而中取其利牀第之間爲效尤捷視彼驕人曾其可畏已哉晉獻公滅國開疆亦雄傑之主也而卒不能勝一驪姬之讒愛色授情齒牙交捽二五成耦三公子出申生一死爲禍尤酷優施教以夜泣大臣要其中立銜骨有日青肸忽發然後大子不敢辯公亦不及察也申生旣縊羣子易除不煩多詞而止曰皆知重耳夷吾不敢寧居矣申大夫曰比爲謀三公子一旦盡黜驪姬至此羽翼已成亡人之徒越在

他國三怨之伏。非姬氏所知也。惟獻公猶能知之。荀息忠貞。又復多謀。獻公識其可托。屬以奚齊。非必與於廢嫡之謀也。然而公疾方篤。二子久亡。奚齊雖庶。聊主社稷。舍其君而外求君。寧云易乎。既已頓首受命。不得不奉先君之志。以周旋里克。痛念大子深惡女戎。因國人之憤怒。以申大義。荀息至是。雖心知其不勝。顧白圭之義。已不可爽矣。重耳賢而且長。以次當立。其出亡也。國士從之。平里之徒。所欲援立者也。乃惠公乘間許賂。幸而得入。二子之志。終未愜也。惠公固已先察之矣。里克

以弑君正罪。平鄭以聘秦獲辜。兩害俱除。惠公之意。先定之也。獨是夷吾之所藉。以有晉國者。惟恃二臣與秦國耳。微倖得位。輒復食言。烝賈君而閉公子。背兩賂而忘汎舟。秦晉交絕。夷吾孤矣。韓原被獲。幸而得反。身死而子爲戮。唐叔之祀。幾何不絕。固惠懷之無親。亦天之有以啓霸主也。初驪姬爲之讒也。曰。自桓叔以來。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噫。晉之無道。其來舊矣。婦人猶知借以行譖。獻公殺桓莊之族。以求安其國。女戎自招諸子爲戮。殘賊之事。胡可長也。爲申生者。遭家多難。進

退懼法處偏鄙則動靜咸辜委疆翟則勝敗交戾甘已罪而惡傷君之心稽首再拜不敢愛死謂之仁孝可也寧止其乎

○衛文滅邢

僖公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眾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

伯天其或者欲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二十一年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方狄之病邢衛也齊桓公遷邢夷儀封衛楚丘二國之相依猶唇齒也衛在邢東狄在邢西狄之病衛必由于邢齊之急于救邢實以固衛邢衛之相救豈相爲賜哉

勢使然。爾乃齊桓甫死。衛旋伐齊。方昧弘恩。豈知同病。兩國之釁。衛人招之。邢人始之。而狄人因以乘之也。邢固無道。甘助狄國。衛利同姓。詎稱天伐。讓國眾聽。興師降雨。史氏之詞。不無侈美。二禮委質。濟其狡謀。張儀事楚。事魏之智。實權輿焉。邢爲姬姓。周公第四子之所封也。衛之視邢。則爲同姓。魯之視邢。則爲同宗。滅同姓。春秋惡之。滅同宗。魯之春秋惡之。故生而書名。春秋僅見。未若虞滅下陽。雖曰同姓。其與宗國。尙未相關也。且衛自惠懿以來。文公則誠賢君也。定之方中。詩人專美。秉

心塞淵。不稱爲令主乎。況布衣帛冠。國用富彊。素絲良馬。賢人樂聚。培養餘力。正堪報狄。奈何計不處此。張其奮怒。終累令德。亦思控大邦而嘆誰極。衛難方殷。邢實同之。忘同患以長寇讐。生名之義。所由貶也。

〇〇宋襄圖霸

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八年

宋公疾。太子慈父固

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

侯曰子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

齊桓公
圖霸數

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取齊師于廩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

十年尚不敢輕
窺楚宋
襄方舉
事便奴
虜滕君
犧牲鄧
子志滿
氣盈卽
欲服楚
楚子玩
弄之故
聽其盟
會既至
被執楚
人直游
戲耳

左傳事緯

卷二

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

修桓公之好也。

二十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

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

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二十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

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

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左傳事紀 卷二
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

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在昔宋桓公之立也，適當北杏之會。齊桓爲霸，首重得宋。自兩鄆以來，每會先從三十餘年。武勇不黷，兵甲不頓。三國號稱無事焉。襄公乘數十年培養之餘，復際齊桓謝霸之初，奮志有爲，首定齊亂，正考父美之，爲述祖

德，用作商頌。當日之內外，未嘗不大有望於襄公也。而卒之兵敗身死，以爲戮笑，不惟無桓文之烈，且無鄭莊齊僖之彊。此其故何歟？抑有說焉。蓋以力假仁，謂之霸。宋國之力自固有餘，服人不足。襄公未見齊霸之盛，而正值其衰。鹹淮壯丘，非不身從。然救徐不克，謀鄆不成。襄公心竊輕之，以爲取而代之未爲難也。其視霸也易，故其志遂驕。於是執滕用鄆，伐曹圍曹，一歲之中，三國俱病。旣而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嗟乎！宋亦愚矣。中國之所日患者，止一楚耳。齊桓公經營二十餘載，召

左傳卷二十一
陵一盟。僅獲責貢。蕞爾宋國。輒欲主盟。楚成王佯許。以誘之。秋。執冬。釋宋之無君也。三閱月矣。乃猶不悟。而伐鄭。敗泓。國辱身死。楚顧不逞。輒敢肆然。窺中國者。宋襄實啓之也。叩鼻衄社。小國是忍。重傷二毛。彊敵猶恤。師敗自解。豈能要名。文王之師。豈其然也。初公之立也。以子魚爲左師。自是以來。每舉必諫。倘用其一言。猶堪救禍。襄公知其仁。而不能聽其謀。剛愎自用。莫此爲甚。方於君偃。見雀驢之祥。欲爲霸主。反成桀宋。何其先後之相侔也。列之於五霸。不亦倖乎。

○○王子帶之亂

召戎伐王去幽王驪山之禍直一閒耳子帶亂逆如此富辰猶勸王納之亦小

莊十年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八年。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僖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十一年。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

不忍哉

左傳事紀

卷二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
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
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十三年春齊侯使仲
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
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秋爲我難故諸侯
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
而戍周二十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
帥師入滑二十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

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
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二十鄭之人滑也滑
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
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人而不與厲公爵
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
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
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屏蕃
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邲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

左傳事紀

卷二

三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黜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聳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六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

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旣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亡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恠。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

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道，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

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讀惠襄之春秋而知霸主之關於王朝如是乎綦重也。

叔帶以惠后之寵，幾奪太子。齊桓公爲之會于首止，以謀王室。旣而襄王告亂，復盟于洮以定其位，奪嫡之患所以息也。齊桓旣沒，婦怨復起，狄人助亂，天子蒙塵。晉文公於是始起圖霸，狐偃決策莫先勤王，取大叔而殺之。王室始靖，叔帶之爲亂也多歷年矣。經兩霸主大難，方弭桓公之圖之也，弭之于未亂之先；文公之圖之也，戡之于旣亂之後。兩霸之功均大有造于王室者也。然叔帶爲襄王母弟，以惠后之寵，是以偏嫡召戎伐周，亂形已見，幸而逃亡，庶幾難止。齊桓公執而歸諸京師，亦

左傳事緯卷二終
云宜也。乃受而無討。且爲之請。試思葵丘之會。初命曰。無易樹子。意何爲也。王復濡忍。召帶反國。避鄭伯。克段之名。又蹈子頹。奸位之禍。諸侯震悼。晉用納王。於是請隧受田。無何而有河陽之召。雖功烈攸隆。而天子凌遲極矣。所以定哀之世。傷天下之無霸。而隱桓之世。傷天下之無王。無王而後有霸。非得已也。讀曹檜之卒。章可勝歎息哉。

左傳事緯卷二終

